

★杨中标

sina 新浪
y.sina.com
新浪校园频道

你

如
比

F

你

你

你
来
是
出
社



海峡
文艺
出版社



★杨中标/著

如此
年轻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竟敢如此年轻/杨中标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80719-031-0

I. 你…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591 号

你竟敢如此年轻

作者:杨中标

责任编辑:徐玉华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建新华印刷厂

邮编:350011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30 千字

印张:9.5

插页:1

版次: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19-031-0/I·031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自由的双掣前提：追求并承受（代序）

邓一光

生命意义的追问和艺术生活的追求是人类长期以来无法割舍的两大生存前景命题，它关乎人类的高尚生活和生命质量。人类追问生命意义的真正理由和人类追求艺术生活的真实理由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寻求生命呈现或艺术表达的自由。这里包含了内容和形式两个部分。生命意义的表达自由，前者包括对生命意义的定义、选择、生命的主张、诉求和拓展的自由，后者包括生命存在的方式、生命活动的方式和生命表现的方式的自由。艺术内容的表达自由，包括对艺术的定义、艺术的功能和作用、艺术思想的主张和拓展的自由；艺术形式的表达自由，则包括艺术体制的方式、艺术活动的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的自由。

在人群中 and 人群所主张的集体经验中，个人生命的表达是重要的，它使个人生命区别于他人生命，是个人生命在芸芸众生中的彰显所在。我是我，不是别人。我为我活着，不为他人奴役。这是个人生命的基本表达公式。同理，在公共空间和集体经验中，个人艺术表达的自由是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它构成了那些独特的、高尚的艺术之所以存在、所以千变万化的原因。艺术家对个人经历的体验和理解的角度与方式，对各种信息的独特获取和处理的角 度与方式，是艺术创作的至关重要所在。激发公众社会对现实生活经验的无限联想，反刍和发扬由远古人类建立起来并支撑着人类不断进化的精神世界生活，正是通过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个人独特理解和处理来实现的。

杨中标的长篇处女作《你竟敢如此年轻》正是建立在上述个人生命意义探求和艺术生活追问主张下的一次自由表达实践，它让我想到了结构主义大师波依斯的一件令世人匪夷所思的现代派作品。波依斯有一次被刀子割伤了，他找来两截纱布，用其中的一截把被割伤的手指包扎起来，用另一截把割伤了自己手指的那把刀子包扎了起来。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创作：波依斯按照刀子的功能性规定拿起了那把刀子，在使用过那把刀子之后，确信自己的手指受到了刀子的伤害，同时也认定那把刀子受伤了——刀子出了问题，制造出麻烦，需要治疗。这个治疗方式就是，把刀子包扎起来，以免再被同样的刀子割伤。可一把用来切割它物的器具，被纱布厚厚地包裹起来后，就失去了它的功能性，不管它曾经是什么，现在已经不再是刀子了。

生活是一把刀子，它给我们带来通往或扩展自由生活的可能，同时在双向自由的选择中，它会割伤我们。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同时呈现自由和伤害的这把生活之刃？杨中标无疑是现世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自由追求者和受伤者，他曾经是一名职业军人，两年前放弃优厚的待遇，主动退出主流生活轨道，和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甘愿进入城市边缘生活，守望喧闹都市生活中寂寞的一隅。他在受伤之后，以《你竟敢如此年轻》这部小说为纱布，试图包裹起他和他小说中人物的伤口，同时包裹起他追求过并且仍然在继续追求着的自由生活。那是一组以现代时尚人身份呈现着各自生命状态的都市流浪者，他们行为无端，举止怪诞，放纵身体，放逐灵魂，破坏规范，滥殇灵性，格格不入于常态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循规蹈矩的庸常生活模式被他们弃之如敝屣，传统的观念阻挡不住他们身心的蠢蠢欲动。于是，我们在割伤着杨中标和他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刀子下，看到了深信游戏即人生，却在非游戏的爱情感召下幡然醒悟的广告模特果果；叛离传统家庭而遭受毒品戕害，以单纯而不肯妥协的生命与异端势力拼

死抗争的大学生曲宁；为艺术之魔着迷，艰难前行，无畏无悔的自由歌手先旗和自由画家艾米；沉湎于一场畸恋，在畸恋中深陷、厌恶却又无法逃出游戏漩涡的侍者安安等人物。他们和杨中标同样年轻，年轻得无所依附。他们抛弃掉安步当车的物质家园，寻找着渴望中的自由精神家园。他们力图成为自己生命的支配者，却又身不由己地被命运支配着。他们蔑视并逃避主流社会，却又渴望得到主流社会的青睐和承认。他们试图让千奇百怪、无需对错的自我意识从年轻的体内迅猛地突围出来，在开放自由的天空中无拘无束地放飞，但残酷的现实又使他们处处碰壁，伤痕累累。他们的确进入了一种身体和时空自由的生活状态，却又难以承受获得身体自由后种种的精神轮空和意志迷离的重负——激情放肆后的蚀骨感伤，肉体放纵后的灵魂拷问。这个另类族群体验了充满青春的激情，领略了自由生活的快乐，也遍尝了世间的苦难。杨中标显然用他的这部小说做了一截白色纱布，将划过我们生命的那把刀子警醒仪式般地包裹住了。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个人主义的承认与发展，个人主义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在对“现代性”这一令人难以理解的概念的真实含义进行界定时，哈贝马斯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知识时代旧有的模式和标准已经分崩离析，置身其中的人们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和标准。任何观点如果不能被看成是他自己的话，其标准就难以获得认同和接受。由此看来，“现代性”是一种个人自由的表达和表现，即不但作为科学呈现着它的自由性，同时作为自我决定，它也呈现出自由性。

在传统生活和传统生活的规范限制被冲破之后，现代人陷入了一种自我失落和无所适从的局面。这个局面的表面现象是，一方面，现代人获得了某种自由选择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另一方面，这个权利的使用要求现代人完成重新建构自我的任务。在个人与社会的界面，这个表达形式是个人如何与他人共处和交

流的完成，如何与世界共处和交流的完成。而其更为深层的意义，则是再一次证明前人已经在他们的经世研究中给予过悲观认定的人类无可救药的孤独性。现代人的自我失落和无所适从有一个重要表象，即传统的生活规范已被冲破，它不再是我们今日生活的准则，甚至为今日生活时尚所嘲笑和唾弃；但传统生活规范仍然对我们的生活做着若有若无的习惯性影响和潜在规定。此时的现代人，处在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尴尬的局面中，这种局面正如但丁在《神曲·炼狱篇》中所言：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是蛹虫，生下来只是要成为天使般的蝴蝶，没有防护地飞到天上去受审判？

他人是“天上”，自由生活和自由生命是“天上”。问题是，如果我们没有防护地飞到天上去为的只是接受一场以放逐自由身体而丧失掉自由灵魂为代价的审判，即使长出天使般的翅膀又有什么意义呢？《你竟敢如此年轻》的意义正在于此，与其说它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代人”边缘化生命诉求和人生态度的现在形态，倒不如说它是超越了简单的同情认知和对人类本能欲望权利主张后对生命自由去向的理性质疑。

圣·奥古斯丁说过这样一句话：“爱上帝，做你想做的事。”生命价值的提升就这样由外部飞行转化为体内飞行，由集体话语转化为个人话语。它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启示。由此解读《你竟敢如此年轻》，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收益：我们不可能把刀子包裹起来。我们找不到对生活 and 生命具有足够包容性的纱布。不管愿意与否，我们必须承受生活带给我们的伤害，并且在伤害中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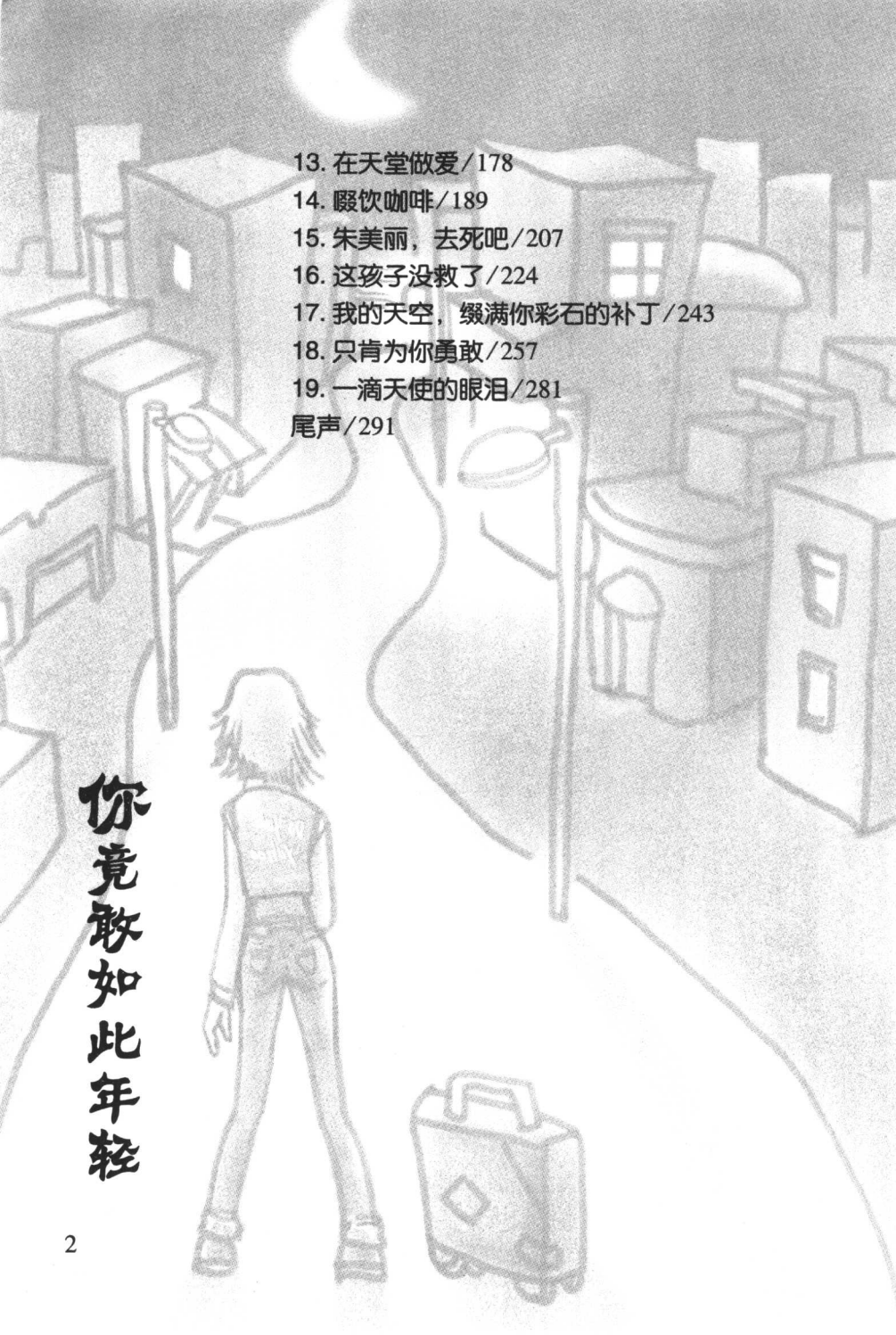
2004年2月24日

目 录

你竟敢如此年轻

代序/邓一光 1

1. 像他们一样疯狂/1
2. 我们没有性别，也没有隐私/11
3. 睡吧，宝贝/23
4. 上帝的机器/39
5. 爱我的人惨不忍睹/53
6. 时间在你的指尖跳舞/69
7. 22 岁的山丘/83
8. 做梦都想捡着花花绿绿的钞票/96
9. 吻过多少男孩，我记不清啦/110
10. 武汉是灰色的/129
11. 顶风的红旗/146
12. 我真是 ED/164

- 
13. 在天堂做爱/178
14. 啜饮咖啡/189
15. 朱美丽，去死吧/207
16. 这孩子没救了/224
17. 我的天空，缀满你彩石的补丁/243
18. 只肯为你勇敢/257
19. 一滴天使的眼泪/281
尾声/291

你
竟
敢
如
此
年
轻



1. 像他们一样疯狂

0点10分。

云层中失声的空气刺伤了夜色的机场，一股巨大的气流还将波音747吹奏。它停下来，坐在地上，嚎叫，喘息。稍后，果果经过停机坪厢式通道，穿过机场大厅厚重的落地玻璃门，被一辆红色的TAXI载走。在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上，TAXI就像她小时候从别的小孩手中抢夺来的玩具，引领她将一种快意继续到黑暗的更深处。

她喜欢黑暗。它们像是一堆毛茸茸的枕头，能给人温暖、安静。正是这种如丝如幔的夜色，果果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真实的。她需要黑暗的围抱，而不必睁开眼睛，去迎合白天强加给她的赤裸裸的世界。她一直以为，曾经和白天在一起的人，就是一件空洞的、假惺惺的外衣。它在欺骗别人的眼睛，也在欺骗自己的心情。“你为什么要记住一件衣服呢？”果果不屑地对自己说，“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宁可承认一件衣服，却不肯承认：被固守的灵魂轻得连一阵风都可以吹走。”

出发之前，北方的夏天在悄悄妥协，而南方的闷热仍在盘桓。她穿了一条粗布工装裤，由全棉牛仔布制作，是流行的石磨蓝，镶着金属的扣子，贴着毛边的胸前口袋。口袋的外面，吊着一部银白色的手机，手机带上还有一个晃晃悠悠的小熊饰物。她的上身是一件紧身的圆领长袖T恤，外面套了一件短衫，背后是一幅抽象的图案，有一行“Do you yahoo?”的英文。假设把这

行英文印在前胸，再被两只丰满的乳房托起，肯定会让男人倒抽一口凉气。当然，这只是假设。

计程车内正在播送一首欧美音乐《豁出去了》，窗外下着小雨。几辆飞奔而过的小车的尾灯，在湿漉漉的路面流泻出一股血红，和果果的唇色一样。她的头发是栗色的，极短，杂乱无章。

的哥说小姐是从北京来的吧，这趟班机在深夜到达实在是该死。的哥说小姐是第一次来武汉吧，住湖滨花园酒店还是香格里拉？的哥说小姐一人出门在外实在是不方便，没有人接送没有人照顾没有人说话……

0点55分，TAXI在航空路街心花园绕了一圈，向右驶进了市区老街。果果有些眩晕，她看见了街边刺眼的橘黄色路灯和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弯曲、变幻的发光管，像绞肉机一端流出来的花花绿绿的肠子，制造着一个又一个幻觉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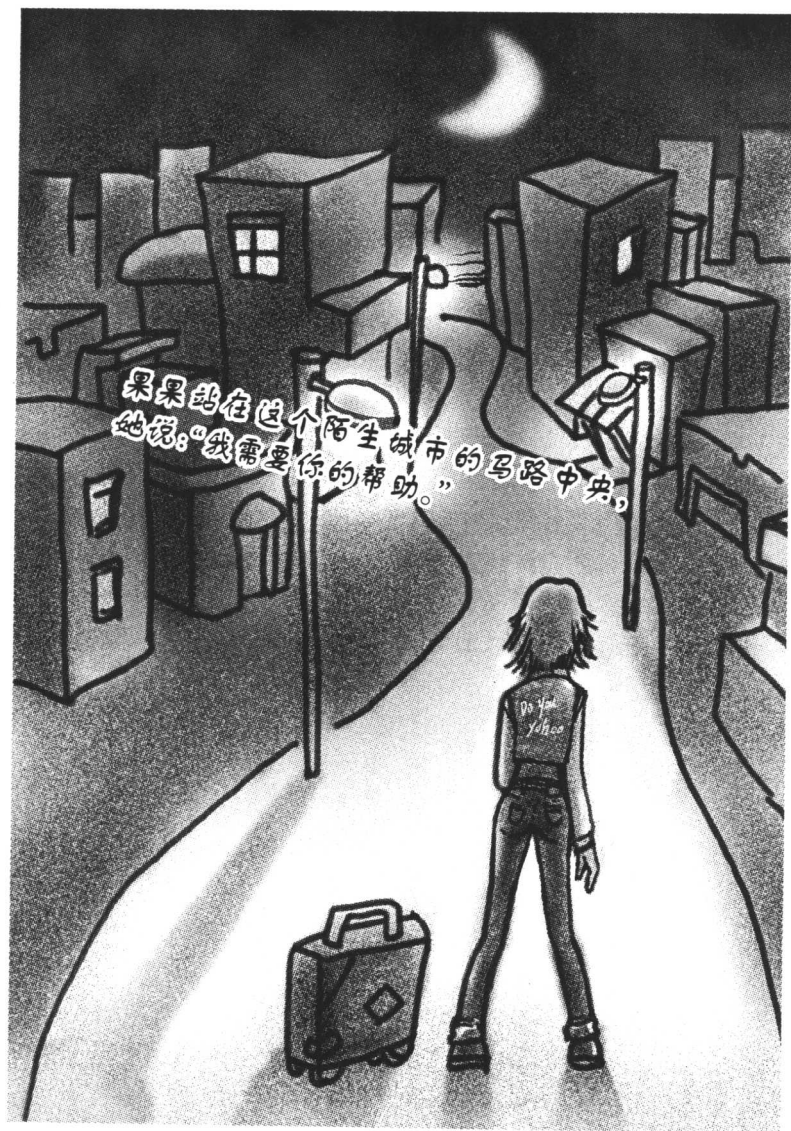
“停车！”果果突然尖叫起来，TAXI戛然停住。

果果冲出车外，朝车窗啐了一口口水，甩出一句：“我操你妈！”

的哥伸了伸脖子，TAXI就“轰”地一声冲进街巷不见了。这时，果果站在马路中央，想起行李还丢在TAXI的后座上，再朝巷口望去，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我呸！我操——你妈！”

的哥那只油乎乎的手，在果果的牛仔褲上留下了一道油乎乎的印迹。果果想找一袋纸巾都不可能，她举目四望，没有一个人，雨越下越大了。她冲向街边的公用电话亭，中途，差点被一辆路过的轿车撞倒。果果惊慌地拍打前胸，这才记起胸前的手机还在，可她掏遍所有的口袋，却没有找到那本羊皮封面的电话号码簿。

曲宁睡在寝室靠门边的下铺，第一遍电话铃在床头响起时，



他听见话筒中什么声音也没有。不到5分钟，电话铃又急切地叫了起来，他再次拿起话筒，还是什么声音也没有。现在是第3次铃声响起，曲宁不耐烦地“喂”了几声。这一次，他听见了对方是一位陌生的女孩。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迷路了。”

“你在哪？”

“我不知道我在哪。”

“那我怎么帮助你？”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曲宁再也睡不着了，他担心这个陌生的女孩会在这个陌生的雨夜城市遭遇不测。他说：“你仔细看看，街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标记，比如醒目的建筑？”

40分钟后，曲宁发现了街边屋檐下的果果，果果也发现了四处张望的曲宁。这是一个多少可以让人放心的大男孩，看上去很乖。

“多谢你这么晚来！”

“我带你上旅店吧。”

“不，我没有钱，我要找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在哪？”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呵呵，又是不知道，那你知道什么？比如地址？电话？”

“算了，你带我上网吧，我会在网上找到他们的，一定！”

曲宁把果果带到自己就读的那所大学旁边，在一家名叫“直通快车”的网吧，他把他的上机卡给了果果。他说你可以上通宵的，不过，我不能，我得回寝室。”

果果知道了这个名叫曲宁的男孩，是这所大学中文系的大三

学生，家在本市。她坐了下来，开始迫不及待地摆弄眼前的电脑，而眼前的这个人，似乎已经与己无关了。

曲宁一时无所适从。他说：“我该走了。”

“噢，你可以走了。”果果低埋着头。

这个周五的下午4点，曲宁寝室的那部电话又响了。这时的曲宁刚刚上完今天的最后一节课，正在寝室清理他的一堆书籍和衣物，准备带回家。果果在电话中大声说：“Hi！我是果果，我找到了我的朋友，我要还卡给你。晚上9点，在‘非常假日’。”

曲宁还没有来得及回应一句，就听见了对方挂机的信号。但他还是忍不住对着话筒说：“切！我一定得去吗？真是啊？！”说完，他把话筒往空中一扔。

“非常假日”是曲宁学校附近的一间酒吧，里面有一个小小的Disco舞厅，他经常路过那里，知道它有一扇漆黑的欧式大门。每当夜幕降临，一阵又一阵宛如动物般的嗥叫，总会穿透门前一排生铁铸造的栅栏，飞行于街面黏稠的空气之中。他的同学进去过，他没有。

晚上9点，果果和安安，先旗和艾米并排坐在“非常假日”靠近舞池的高脚圆凳上，强有力的《寿喜烧》节奏，使他们的交谈声要高出许多分贝才能让对方听清。

他们是夜舞群落，在音乐刚开始时，并不急于呈现自己，一般就像这样坐下来，进行他们之间的交谈。只有等到舞池灌满了像黄丁鱼一样多的Fans时，他们才会疯狂舞蹈，抽出灵魂，在这魔鬼般的墓穴，通宵达旦地飘荡，悠忽。他们可以同饮一扎鲜啤，但决不可以抽同一品牌的香烟，可以和对方交换生命、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但决不可以同对方共享置身时尚精神和孤独个性的服饰。这就是果果和她所说的朋友，一群拿对方取乐，却把自以为是的深入到骨髓里的“人疯子”。

现在，他们正利用各自肢体的语言，淋漓尽致地说出他们各自的感受。果果似乎忘了在几小时之前，她还约过曲宁——那个曾经在深夜的街头帮助过她的人，但曲宁记得这个在电话里乖戾的果果。在光线交错中，曲宁艰难地挤到果果的面前。他说：“我来了。”果果说：“你来了？嗨哈！”

“怎么？我不该来吗？”

“不啊，是我请你来。”

果果把曲宁介绍给她的那帮朋友——安安，先旗，还有艾米，他们朝他点了点头，那个身穿黑色漆皮紧身衣裤、头戴白色棒球帽的安安，从鼻孔中挤出一声“嗯哼”，这使曲宁有些反感。

果果带着曲宁离开舞池，在靠近墙角的一张吧桌前坐下。亚麻质格子台布上，有一盏点亮的红烛和一只盛满烟蒂的烟缸。果果说：“你喝点什么？是龙舌兰还是苏打水？”曲宁说：“来一杯可口可乐。”

她随即抽出一张纸币，用右手的两根指头夹住递给了侍应生，然后点燃了一根“摩尔”牌香烟，浓烈的烟草味使曲宁有些窒息。

果果说：“我真的很感激你。我得好好招待你，说吧，你还需要什么？”

曲宁说：“不必了，我来是想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寝室的电话的？”

果果“扑哧”一声笑了。“我是瞎摁的，我从来不记电话号码，我干嘛要记那么多枯燥的数字？我来武汉之前，只知道这个城市的区号是027，这不够吗？”

曲宁的脸色有点泛青。“够了，你真会玩。在凌晨2点，胡乱拨通一个陌生人的电话，然后让他跳窗翻墙出来陪你兜风，是够刺激的。”

果果说：“不是，真的不是。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那我说

Sorry。”

曲宁不说话，一只手握住麦管，吸着侍应生送上的可乐。间隙，他抬头去数房顶和墙面的灯光。筒式的镭射灯，管式的水银灯，还有舞池顶端旋转式的彩色激光灯，一共74只，不错，是74只。等他把这个酒吧所有的灯具都数完一遍后，真的感觉有些尴尬，他不知道自己是该起身就走，还是留下来和她继续交谈。

在他茫然的这一刻，有人拍打了一下他的肩头。曲宁稍稍一惊，回头望去，是一个头染金发、身着乞丐服的年轻人。他裸露的肩膀上，绘有蓝色的文身，左耳垂并排戴着两只银色的耳钉，右耳则吊着一只刻有白色云纹的小耳环。

如果你没有钱，那你一定要够帅；如果你不帅，那你一定要够酷；如果你不酷，那你一定要在耳朵上打孔。身体打孔的一代，流行蓝药水和白金金属。他们表象的玄感、怪异，其实掩饰不住金钱的匮乏和内心的张狂。眼前的这个人，大约就是。曲宁在心中暗想。

这年轻人站在曲宁的面前，正作惊呼状：“嗨，你是曲宁吗？哈哈，我是刘加！”

曲宁端详了半天，终于认出来了，是他高中时的同学。“呵呵，瞧你这身装扮，都快不认识了。3年了吧？”

“不错，毕业后就没见过面了。你的变化也不小呀！”刘加看了一眼坐在曲宁身边的果果，试探地询问：“是你女朋友？”

曲宁的脸一下子红了，赶忙说：“不是，不是，刚认识的朋友。”

“你还是这么老实！呵呵。”刘加坐了上来，和曲宁东拉西扯。

他说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先在家玩了两年，现在是汉口扬子街上的小老板，做服装生意，专营那种荒诞怪异、加

